



西雙版納大佛爺

俗話說入鄉隨俗。西雙版納傣族是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，「佛寺是學校，佛爺是老師，經書是課本。」在西雙版納，從城區鄉村到茶山茶園，佛塔佛像隨處可見。因此，我們到景洪上茶山前的第一個正式活動，是前往景洪勐泐大佛寺拜訪西雙版納的大佛爺（佛教界大長老）。

在前往拜訪大佛爺前，陪同人員專門向我們詳細介紹了西雙版納的佛教信仰。西雙版納的傣族、布朗族和部分佤族信仰的佛教是小乘佛教（上座部佛教），也稱南傳佛教。公元1至2世紀之間，印度佛教中分裂出主張「普度眾生」的大乘教派，將原來只求自我解脫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稱為小乘教派。小乘佛教後來傳至斯里蘭卡，繼而傳到中南半島和中國雲南省。西雙版納傣族早期信奉原始宗教（多神教），主要有祭寨神寨鬼，祭動神勐鬼（祖先）。還有就是在農事和狩獵等生產活動中的一系列祭祀活動，幾乎遍及生活的每個角落。明朝隆慶三年（1569年），緬甸金蓮公主嫁與西雙版納第十九代車里宣慰使（傣王）時，緬甸國王派僧團隨來傳播小乘佛教。到明朝中葉以後，小乘佛教成為傣族的主要信仰，並在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後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雙版納佛教文化。傣族信仰佛教具有全民性，幾乎村村有寺、家家奉佛，佛教文化滲透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對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有深刻、巨大的影響。按過去

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，作者在大佛寺栽種了沉香木。

傳統，傣族男性在一生中必須要過一段寺廟中的宗教生活，男孩的啟蒙教育從當小沙彌開始。傣家人認為，男孩只有當過和尚的人才被看作是受過教化的人，才有結婚成家的權利。沒有當過和尚的人，被視為未開化的人，在當地低人一等，沒有社會地位。因此傣族男子到入學年齡時必須進寺廟當沙彌，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。現在出家習俗已有了很大改變，兒童首先必須接受6年制小學教育，小學畢業後才能剃度出家當沙彌。西雙版納的佛教節日很多，宗教活動頻繁。在傣族新年潑水節期間，要進行浴佛、堆沙、聽佛爺講經等奉佛活動，男女老少相互潑水，祈求四季平安、六時吉祥；在傣曆9月15關門節至12月15開門節的3個月淨居期內，要舉行多次佛會，信眾敬佛供僧。此外幾乎每月還有種種祭佛參僧活動。

2008年12月18日下午，我們來到景洪市城郊南蓮山上的勐泐大佛寺。這座大佛寺是在古代傣王王家寺院「景飄佛寺」的原址上恢復重建的。「景飄佛寺」是傣王撥龍為紀念病故的王妃南紗維扁而修建的，因王妃一生信奉佛法。佛寺始建於明代，一直是西雙版納的標誌性建築和重要佛教活動場所，不幸於清朝咸豐年間（約1848年）在戰爭中被毀。2005年5月，大佛寺才開始奠基重建，並定名為勐泐大佛寺，因景洪古稱勐泐。我們去時，大佛寺還在面積極施工，只剛建成大殿和大佛爺的佛堂（方丈室）。據說施工中曾挖掘出大量的銀幣、銀盒，佛教法事用品等。我們要拜訪的大佛爺枯巴龍莊勐，俗名叫岩仔龍莊，1960年6月出生於西雙版納勐海縣傣家。1973年在緬甸當沙彌後叫帕龍莊，1980年受比丘戒後稱都龍莊。1993年，33歲的都龍莊擔任西雙版納佛教協會會長、西雙版納總佛寺住持。西雙版納的佛寺分為四個等級，最低一級是各村寨佛寺，最高一級就是景洪總佛寺，統轄全西雙版納的576所佛寺。2004年1月都龍莊晉陞為「枯巴」龍莊勐。「枯巴」是傣族佛教僧階的長老或導師。只有願意終生為僧，且佛學造詣高深，對戒律能身體力行，深受群眾崇信者，才能晉陞此級。枯巴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威望，可以成為一個地區的僧王。



2008年12月18日，大佛爺贈送開光茶予作者。

我們到達大佛爺佛堂時，大佛爺枯巴龍莊勐已在門口迎候。我一見面就用傣語問候大佛爺，大佛爺感到很吃驚。進佛堂喝茶時我才告訴他，我1966年在老撾查爾平原參加抗美援朝期間學過老撾語（老撾語同傣語屬同一語系），是在老撾佛教協會中央學的，老師是老撾佛教協會中央主席馬哈坎丹大長老（僧王）。大佛爺對馬哈坎丹大長老表示肅然起敬，說這位大長老學識高深，在南傳佛教界很有影響。因為我的老師，我和大佛爺的距離一下拉近，交談更歡。大佛爺專門給我唸誦吉祥經，我也給大佛爺誦了一段馬哈坎丹大長老教的祈福經。大佛爺十分喜樂，給我送了一餅大佛寺重建開光的普洱茶。拜訪結束後，大佛爺侍者帶我們參觀了大殿，並安排我在大殿旁邊栽種了一株沉香樹。

說來我和枯巴龍莊勐大佛爺還真是緣分非淺。2009年，我和大佛爺同時擔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，每年3月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大會期間，都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休息廳不期而遇。在世界佛教論壇等重要佛事活動中，也幾乎每次都能相見交流。2016年2月，枯巴龍莊勐更獲殊榮，升座為帕松列龍莊勐。帕松列為西雙版納佛教界最高領袖，相當於僧王。枯巴龍莊勐是新中國建國以來首位晉陞「帕松列」的高僧。我在與大佛爺初次相會十年後的2018年12月，專程到景洪總佛寺拜會帕松列龍莊勐大佛爺，大佛爺熱情相邀到他私密佛堂，為我誦經祈福。相見後我去看那十年前栽的沉香木，陪同私下告訴我，我種沉香木的那片樹林十年間已經幾次清理，許多人種的樹已枯死或被移栽，只有我種的沉香木因有大佛爺的特別關照，一直茁壯成長。到地方一看，果然那沉香樹已長得又粗又高，直指雲霄，獨豎一幀。我趕緊在這參天香木下連連默唸阿彌陀佛。緣，分，緣分，不能不信也！

生活點滴

◆徐永清

汰衣往事

早年間，就內地城鎮而言，還沒有自來水。人們的生活用水，得到水井去提。那時，每每早中晚三個時段，家家戶戶的大人、孩子聯袂而來，手提小水桶，肩挑大水桶，全是打水人。

我雖是個男孩，那時，年齡雖小，但頗懂事理，能夠主動分擔家務。每逢提水，我常自告奮勇。遇到費水的汰衣，得先把木盆搬到井台。於是父母汰衣，我便一桶桶地提水。汰淨一批衣服，少說也得20桶水。因為力氣小，一桶水常常沿着井壁，七碰八撞地提上來，也只剩下了半桶。一雙細嫩的小手，常被桶繩勒出兩道又深又紅的印痕，有時還能磨出血泡。汰完衣服，常常累得腰酸腿痛，苦不堪言。

後來每逢汰衣，我常跟我的二姐結伴，到渡江橋的古運河，既省力又爽手。古運河在我們家的北面，僅有五六分鐘的路程。父母洗好衣服，我們便拎起竹籃。籃裏滿是麻花樣蜷曲的衣服，沉甸甸地發出吱吱的聲音。這是生活的樂章，雖說有點苦澀，卻也充滿了執著與美好的渴望。這致使我童年時代就深知生活不易，也堅定了幸福靠打拚的信念。

來到河邊，捲起褲腿，趟到河中。隨手將衣服甩開、搓搓、擰乾，那肥皂沫就像螃蟹吐出的泡沫，全被擰了出來。再次甩開，再搓，再擰，直到汰淨。每逢大件衣物，諸如床單、被裏、外套之類物件，我們便在河邊的石頭上搓揉，有時直接用捶衣棒捶打。那捶衣棒通常是用榆木、棗木、槐木之類硬重雜木製成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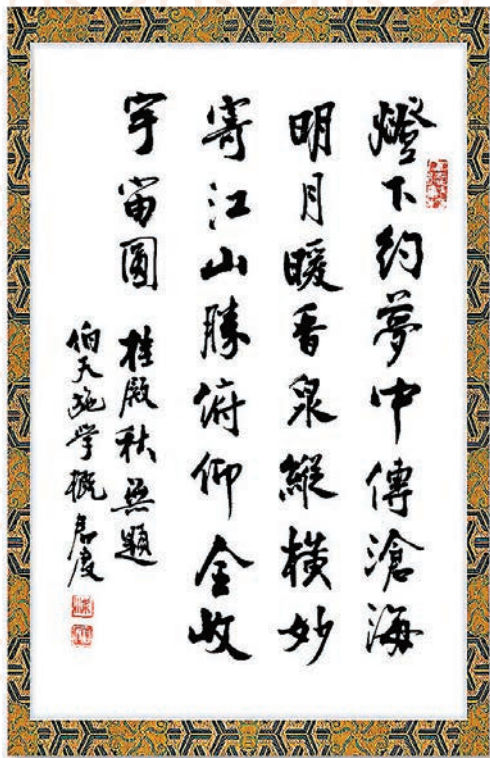
沉而結實，捶起來有力。在一陣陣劈劈啪啪的聲音中，水花四濺。待衣物汰淨，得兩人對擰，方能擰乾。

每次汰衣，為省時間，我們都抄近道。但需經過一個叫萬元橋的農莊。那時，村人幾乎家家都要養狗，既用於看家護院，也為了熱鬧，不然又怎能稱為鄉村呢？早年間，村人的這些大狗小狗，全都散養着，野性十足。平日裏，這些狗整天東奔西跑的，還專愛成群結隊地站在路旁，一呼百應地對來往路人亂叫狂吠，很是嚇人。有一年的夏天傍晚，汰衣歸來，一隻齊腰高的花狗，冷不防地竄出來，對我二姐的小腿就是一口，咬得鮮血如注，真是嚇人。後來據農莊老人們講，要治狗傷，尤其狂犬病，須用肇事之狗的脊毛燒成的灰，敷於傷處，方能無恙。據說，這還是民間古法、偏方，頗為靈驗。二姐的狗傷雖是治好了，只是我們幼小的心靈，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。真是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」。以後汰衣，為安全起見，或是與鄰人結伴，浩浩蕩蕩，喊喊吵吵，以壯聲威；人少之際，只能悄然繞道。為了防身，打那以後，汰衣之行，捶衣棒我是不能離手的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末，我們小區通了自來水，但僅有一個集體供水站，只能緩解吃水問題。到了七十年代初，自來水便普及到千家萬戶。這下可方便了，只要擰開水龍頭，那清澈的流水嘩嘩直瀉，無論是洗衣做飯，輕鬆省力，不知方便了多少人，也省卻了多少寶貴時間。

施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
書：梁君度



桂殿秋·無題

施學概（伯天）鞠躬

燈下約，夢中傳。
滄海明月暖香泉。
縱橫妙寄江山勝，
俯仰全收宇宙圓。

浮城誌

◆尚鵬敏

立冬是冬日詩意的開幕

立冬，是冬天的第一個節氣。古人曾這樣描述立冬時節的大地，「落水荷塘滿眼枯，西風漸作北風呼。黃楊倔強尤一色，白樺優柔以半疏。」進入立冬節氣，朔風漸起，草木凋零，蟄蟲休眠，萬物活動趨向休止。

立冬，是冬藏溫馨的呼喚。「寒來暑往，秋收冬藏。」立冬時節，放緩奔波的腳步，卸下一年的疲憊，全家一起洗菜剝餡兒擀皮兒包餃子，當我們通過美食街和網購吃遍了全國的美食之後，會突然發現，和家人一起做出的食物，才是最可口的舌尖盛宴。晚飯後，攜幼扶老一起散步話家常，閒繞籬頭看菊花，享受立冬的清冷帶給我們的清爽和愜意。

立冬，是冬天詩意的開端。飄雪的冬天，我們可以帶着孩子漫步雪中，循着那陣暗香襲來，去找尋公園一角的數枝臘梅，引導他們領略零落成泥碾作

塵，唯有香如故的厚重，感受梅花香自苦寒來的付出；可以在晚來天欲雪時，邀上三五好友，圍着那紅泥小火爐，吃一頓熱騰騰的火鍋，盡感友誼之溫馨。

立冬，是心間剪不斷的希望。「細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葉半青黃。小春此去無多日，何處梅花一綻香。」冬天總是凋敝的象徵，但是當萬物休養時，我們的內心仍可以飽含一份希望，銀裝素裹的冬天已來，欣欣向榮的春天必定也不遠了。

「門盡冷霜能醒骨，窗臨殘照好讀書。」在萬籟俱寂的冬天，趁機潛下心来，閱讀想看已久的書籍，梳理下腦海裏縈繞多日的思索，待到來年萬物復甦的春天，等候我們的一定是一個更好的自己。明朝大學士宋濂冬日讀書的故事感人肺腑，「天大寒，硯冰堅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」，如今的我們雖然不必如此辛

苦，但是讀書的精神需要我們延續下去。「昨夜清霜冷絮裊，紛紛紅葉滿階頭。園林盡掃西風去，惟有黃花不負秋。」萬物皆可凋零，但我們的心中可以永遠保留一片紅色，我們的眼睛可以看見迎風盛放的菊花、臘梅，對着冬天招招手，向她道一句歡迎，給她一個詩意的開幕。



立冬以來，銀杏樹葉日漸金黃，北京市東五環外的一片銀杏林沐浴陽光，小朋友林中嬉戲。

來鴻

◆胡賽標

尋找父親的照片

人到中年，寫了大半輩子的文章，名氣雖不大，但準備出一本書，並且印上父母親的照片，以作為對雙親永久的紀念與感恩。

母親的照片很快找到了，但父親的照片卻沒翻到一張。父親30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親有多張照片。有父親與叔叔在奶奶「圓墳」地頭上的照片，那時的父親穿着陳舊而潔淨的中山裝，一排黑鈕扣謹嚴地扣着，瘦削的臉上難以掩飾讀書人儒雅的气度，或者說是舊時代教師的書卷氣息。讀小學時，一次無意中從老式床頭的抽屜裏，翻到了父親的青年照片，一下子驚呆了：父親臉孔方正俊朗，濃眉大眼，體格粗壯，完全顛覆了父親中年時清癯文弱的形象，正與長輩們描述的爺爺高岸英武的形象相似。但那時自己還太年少，根本沒有保存老照片的意識。

現在，我想尋找一張父親的老照片，插入書中，作為永遠的懷念。開始靠回憶來生活了，我知道這是進入中年以後的特徵。看見熟悉的老人，一個個相繼辭世。我對「風燭殘年」、「日薄西山」這些空洞的詞語開始有敏銳的感覺。以前，總有老人感嘆道：現在是黃土埋半截的人了，住山較多住屋較少了。我對此左耳進右耳出。30多年時光，倥傯而過。當年的翩翩少年已變成了頭髮蒼白的中年。有一次，走入一條小巷，迎面走來不怯生的小孩，跑過來拉着我的衣角嬉笑。

我撫着她紅撲撲的臉，莞爾道：「小朋友，你真可愛！」後面的年輕媽媽教小孩道：「快叫公公！」剎那，我一驚，心想：不知不覺，自己都成了公公輩的人啦。年紀大了，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就深點了：生命是脆弱的，人生是短暫的，歷史的風塵將會漸漸湮滅一些有價值的東西。但真正有意義的人生，不就是與歷史風塵的抗爭中保存一些有溫情的珍品，以人類高貴的靈魂超越時空的鏽蝕而獲得永恒嗎？雕刻的意義如此，留存珍品亦然。

我問母親：有阿爸的照片嗎？母親淡然說：「以前抽屜裏有好幾張，搬來搬去，也不知哪裏去了；還有毛主席的像章一大袋，也不知被誰拿去了。房間也借給幾個人住過……」我又給哥哥打電話：阿爸的照片還有保存嗎？哥哥不假思索道：沒了，早沒了。以前牆壁上掛的阿太、阿婆的照片都燒了。我一聽，眼裏溢出深深的失望……我只好奇寄望於大姐了。大姐說：「以前留了一張奶奶逝世時的照片，不知放哪了，再找找看。」

母親提醒我說：「你爸與朋友不知有沒有工作或開會合照。」我想，過幾天得空，去找找父親的朋友海叔。不料，一打聽海叔前星期剛在老家去世了，連用過的床等物品全部焚燒了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家鄉鄉老人去世了，就把用過的東西全部燒毀，人們對遺物

有一種恐懼的心理。多麼不可思議的風俗啊，為什麼不保留幾件重要的物品來緬懷先人呢？這是不可再生的家庭文化啊！想起陋習，心裏憤懣，卻感到身陷陋習圈圍的熒熒孤獨。我又找到與父親當年一塊搞土改的曾叔叔，希望能有他們開會的合影，也是失望而回。

不久，大姐送來一張奶奶去世時全家在靈堂裏的合照，照片已經發黃，可是坐着的父親是正患着重病的父親，頭髮蓬亂，幾縷髮絲垂落額前，瘦得顴骨突出，尤其是雙眉緊蹙，滿臉愁容，已不能代表父親正常狀態下的儒雅沉靜氣質了。把它放入書中，意義不大。

聽說有位高明的人相修復師能夠在電腦上還原相片，我花了高價提出要求讓他修復。可是，我對着幾張電腦修復照片，左瞧右看，總覺得父親的眼神不對，與記憶中的父親神態判若兩人。這時才知道：電腦縱然高明，但父親的神態是復原不回的。

我想到老家有位畫相師，他對父親的神情容貌是清楚的。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憑記憶，描出父親的神情氣度，畫出父親真實的形象來。其實外形胖瘦點點是無關緊要的，關鍵是神態要像自己的父親。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心想：偌大的家庭，竟然沒有保留父親的一張珍貴照片，家鄉的某些風俗習慣不應該改變嗎？

詩詞偶拾

◆鄧榮河

初冬夜（外一首）

月亮的鐮刀
徒有閃光的鋒利
始終無法收割
霜雪的孤寂

星星的中性筆
天生的柔弱脾氣
怎麼也不願修改
漸漸跑題的涼意

田間的稻草人
絲毫沒有睡意
恰似落魄的書生
期待着狐妹的迷離

留守鳥

窩的溫暖
早就老掉牙的傳說
任憑世間繁華
依然充滿誘惑
毅然地放棄
遠邁南國的歡樂

天是高遠的坡
坡是荒涼的坡
唯一一對翅膀
仍然扇動着執着
守住一顆初心
擁有一個故我